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二

後學 通州居 桂
武陵王 榦 校訂
十世孫世孚 世孫金鏜 桂 十一世孫錫鄘 祥 容覈

順治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九月

初一日

勵學文類引 稿殘缺

初二日

唐肅宗評 稿殘缺

李泌評 稿殘缺

郭子儀評 稿殘缺

初三日

李光弼評　稿殘缺

張巡評　稿殘缺

許遠評　稿殘缺

顏真卿評　稿殘缺

宋高宗評　稿殘缺

初四日

樊噲評　噲每於緊要處著有偉績是天生一箇烈士爲沛公作護法豈尋常武人可到其推盾帶劍發瞋怒髮飲酒啗肉屈折項王其忠憤之氣固足以勝人至諫漢王入關及执官者數事有大臣風

許此等人斷無黨護呂危劉氏之理詩曰糾糾武
夫公侯腹心噲之謂與高帝聞人言而怒怒而欲
斬之軍中負譽矣

初八日

復張天弓　生父之喪年兄仁孝性生自不以出嗣
滅慟但礙律昭然爲本生父母齊衰不杖期恐亦
難以私恩而掩公義也部中應有一呈得請不得
請聽之主者見仁人孝子有欲絀焉之意圖君細
梁玉立[illegible]曾請守制不允給假還葬其本朝近例
也或可做而行之乎帖用降服字爲妥使見是出

嗣也禮制雖不容越心喪可以自由[illegible]相

質敢以愬告

初九日

同諸子孟冠登高得秋字　昔人何事賦悲秋此日

登臨足破愁叢菊十年違舊侶孤城千里壯同遊

誰憐士雅中流楫且臥元龍百尺樓雙鬢還疑失

故步楓林霜葉泛杯籌

再拈前韻　何來漂泊十經秋日暮蹉緣任去留搖

落襟期成蝶夢蕭條心事付漁舟時賢漫灑新亭

淚病叟深憐故國憂但得目前稀戰伐薊門長嘯

更衍求

初十日

爲明太祖高帝紀略　稿存兩大案録中

十一日

杭行攤爲其二親合葬詩以慰之　更懷杭生時不遇壯士窮途悲日暮無茅可居無田耕落筆驚人才別具少從二親汗漫遊毋令不幸先朝露父亦繼殞大河南淒涼歲月愁中度煢煢旅食三十年舌耕之外無他務痛念雨骸各一方獨力自營將人募友人致賻猶力辭以喪爲家實所慨跋涉統

步挽柴車志之所帥氣爲趨計程十月負骸歸夏
峯之陽可封樹七歲孤兒攜持來祖德孫謀兩念
在杭生此夕慰子情同人嘉之曰六十二歲猶孺
慕

十二月

素履軒詩卷序　孟莊之始闢也自蘇門先生創基而建垣墉作堂室則孟諸先生踵修之逮及其子又逮及其孫今三世矣素履軒在東北隅襄臣亦園中之一景也　顏曰素履自有此軒而賢友良朋飲於斯寢於斯倡和於斯日夕娛悅無間晷今

歲之九日襄臣養菊二十種集遠近長幼醉菊凭城分題觴咏暢我老懷因爲十二絶以作菊譜又登高二律爲諸子先仍襄臣欲集成一卷索題數語於首余念河北之孟莊雖僅一邑地而賢父兄之發跡佳子弟之樂業其流風遺韻在聲塵疆域之外千百年後當有以不朽此莊　識於此

十四日

素馨軒題菊

萬卷書　老至未讀書最愛此萬卷移來置案頭日夕共俯仰

狀元紅　稿殘缺

車輪白　語大車輪小語小車輪大白菊得若名

取象在物外 如犀 稿殘缺 銀鏽毬 稿殘缺 金銀紐系 稿殘缺 金紫紅三牡丹 隱士有伯兄素號爲富貴諸弟蒙其名夫豈無所謂黃粉紅三鶴翎 斗大一茅屋欣兹三鶴來棲子抱琴至此懷應有開 舊朝服 稿殘缺 清心玉 稿殘缺 金黃獅頭 稿殘缺 金紫雀舌 稿殘缺

十五日

談話一則 偶得兩幅奇畫晝夜展玩旣不需錢買又不用櫃藏且不慮風雨之傷埃塵之毀自有天

地至今未嘗一日滅沒焉者也余村居畢有東
窗有南窗日初出紅光映素紙或如拳石孤懸或
如怪石蹲踞磊頻移景頻換入夜月光斷續樹影
半横兩窗上各不相襲各有天然之巧乃知日升
月恒乾坤之繪事隨時隨地而設畫不出描不就
亦難舉似於人任有福人日爲識以行乃受享天
地鬼神固不吝賜予祖父兒孫可傳爲世業

十七日

發定遠孫子英詩　友誼不可與士誠同日語也吾
吏寬張定遠秉夜載友誼屍及其子理歸武昌此

其志亦雄矣哉雖昧於擇主之哲而不負所事委
質無二可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洪武丙辰冬十
[illegible]一月勑送故元官蔡子英出塞子英不負故主
高皇能容忠臣可稱雙美此二人者皆見高皇
紀畧中因拈出
十八日
删錄趙鼎傳
二十二日
旌賢第　諸君豈覺久獨宿故何遲秋盡仍含色堪
稱殿後師　恥不逐郗肥憐君抱晚節霜威不敢

欺幽韻爲誰設

二十四日

删錄耶律楚材傳

二十六日

删錄廉希憲傳

二十八日

删錄劉秉忠傳

二十九日

潁州武甯伯王木仲切孝廉過祝夏峰

十月

初一日

送寒衣有感　霜風肅肅怯衣單存沒關心感歲寒

憶昔一裘不輕著思來骨孔尚流酸

杭行麓孟二青談詩於老懷頗有當也口占志快

少不愛吟詩何緣得二子伯杭勁且蒼仲孟疏而

美風雅庶幾與性情惡可已前輝與後光因悟學

中肯

初二日

兼山堂小集分賦誰家數去酒杯寬之句拈秋字

聖人嚴酒誡賡于六卿杯鹿流不解飲寄趣安在

哉元 有所託避亂彼貽災前聖既已往後聖復

未來渺然此一身流涙亦可哀大禹惡旨酒斯言

莫漫猜

初三日

洪令王以一孖因無端落職士民德之謂自西星崔

使君之後所僅見也爭走府道保留予爲致其意

於巡使

初四日

閩南盧博士八十八矣一歲之養取給於此日予偕

諸同人祝之隨力各致米酒

復王太史蓼航　盧丈人辭館明德弟不啻身承之
昔送死今養生此段關係正桃許當年化民成俗
專也何幸再見之先生

初五日

黃敬渝孝廉小傳　楚孝感黃孝廉文旦字敬渝當
世隱君子也負才尚志自十四歲讀象山陽明集
而悅之便卓然能自立與其族兄正色立商祀社
焚香相對不輟接一人著二南箋義以修身齊家
之道爲一時賢者勸　赴公車不第遂悠然與高
蹈之思張孜先先來起禮部日擬薦侍經筵如宋程

伊川故事文旦曉書力止　甲申國變文旦先皆形之夢寐每與人言泣下如雨乙酉著契慮二十四篇問世梅惠連之煩鬱冉太湖顏之哽咽不啟音褻身欲同此卷俱溺嗚呼亦何悲也顧古今書詮次帝王將相師儒隱逸爲百世繼文旦與陳百史名夏素友善名夏秉鈞屬楚拔君賢學使數致請不出　壬辰楚荒文旦日拾野菜和豆麥炊之一日方就食會各至子怵惕起以身蔽席文旦督曰歲歉時薄何傷我廉子如懶此與日必玷吾家清白矣　甲午有偏歷燕趙齊魯之志憩嵩山下

座師吳駿公偉業姻友李邈廬昌祚招之掌院襲孝升鼎孳以書相促云林宗通隱薦遊太學叔度高蹈亦至京師文且從而受之也乙未文且病篤與子弟言皆周程微義不及家事又謂嬰兒生不知生死不知死此即不爲生死所縛去來任運獨傷彼八十老父不能終此生義慟如之何生平危言讜論多溲之策論讀者擬之李泰伯陳同甫文且意不居也甲申以前無心於隱蓋才可有爲故亦欲一展其才甲申以後絕意於此蓋時不可爲故一意以從乎時此於中庸之道正有合焉故曰

君子也予敘列隱逸而以求志爲歸不求志則舍無所藏而用何以爲行耶文日旦没學者尊之曰文毅先生是即予與所謂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彼及第而秉鈞者不知果能澤加於民否也文日旦卒年四十有八著述甚富行將搜其遺文以讀之

初六日

贈李愼菴督水　弱冠逢堯舜志欲脫塵囂官十二上尺寸何能伸耕鑿誠自適俛仰敢隨人諸賢拯飢溺薦疏僅已頻所志在邱壑甯知謨與桑吾老蘇山側樵漁寄此身使君別具眼疎落益相親

飲我以旨酒答我以嘉賓詩篇清且健不啻好津
津余來無妄累高誼復嶙峋夙友天下士如君誰
比鄰白虹映山碉青藻澄泉瀨孰謂叔季世友道
遂沉淪
共城諸君子延款五日方歸肇以記之六日入城止
望兒書舍二青先在焉霖九已戒庖人治具漪薌
蓼航偕容月過靦霖九復以酒核佐談是夕情與
飛動欲去復留殊忘賓主愼菴潤予入城先投刺
翌日其初度也七日晨飯蓼航齋頭見其二子容
月新即吉因過其書舍亦令其子相見午後赴愼

巷之招賓主九人酒既行雞尓鸚鵡弄舌主人索
詩予口占云世事不堪聞怪爾巧能言多言亂我
眞吉人畏其繁何如暫藏舌然然容衆𡗝九人之
詩各不相襲各肖其本懷此事原閟性情不容僞
也入夜予先歸與二青望兒談往事久之幾不成
寐八日范射虛揚天放來顧許公子治午具是夕
蓼航移尊代予集諸同人話夜愼巷以醉蝌佐酒
夜集者賓主亦九人天放愼巷婧翁避姓名而寄
跡於共署中者也九日射虛孟儉是日爵爲先慈
不諱之辰有句云凋落萱花日今逾五十年流光

何迅速肢體已頹然延款朋情篤稽留子職懲諸孫常事薦奕葉寸心傳因念人生百年凡事君交友教子總之完爲子之事故於碁月之即吉也詩以慰之三年讀禮成五十猶過毀貎慘知心勞困終而亨始學道先學貧爲人只爲子展墓與趨庭瞞慕非二理愼毋邀再過其署予辭而就碁月歸來月色清霽有許生善天文指示熒惑休咎星宿分野遍二下始就枕十日諸友來邀者槩謝之臨行有徽州諸生江姓者過寓詢問其鄉前輩鮑公度黎洪公世俊程公子材家世子孫生一一詳述

之無意之眞得四十年前老友聲息亦快事予於
城中諸君子一番晤對一番纏綿款謝叔季中道
無友道哉離而識之談對之語言外之情不能盡
錄也

初十日
暮龕祠堂祝云　昨朝爲母忌今夕父生辰爾念週
瑣集有懷在二人

十一日
旗卷以市蜥行索和題其意答之　水部治水昔黎
藿恥向屠門呼大嚼三載蘇門何所求軒車到處

飛吟魄風致蹁躚不可羈每談京俠神踴躍年未三十淡世塵別有襟期思領略河伯亦知愛吏廉遥向旌旗供水錯君曰我好別江瑶紉爾晶盤滿郭索辭者叟叟臥素瓷蹤者剌剌横堵廓古人嗜好各傳神清濁高下皆娛樂區區一物雖云微俗事俗心能洗御余也吾老昧蘇菜況對高人神落落東方役盡南屋空朝餐夕飲倘剝削吁嗟口腹時皆同干戈滿眼難斟酌移席避囂過且慢歸到蓬蒿啖糟粕

十三日

寄西華令左　係忠毅公子　憶乙丙之際瑞爾瑜天喆

入實地忠毅先生之孤標亮節已彪炳千秋每一念之四十年情緒宛在心目聞當時忠毅公與魏忠節黃忠端冠冕東南人皆以左魏黃三先生能有後嗣難生尤之爾先生暨君家正直諸昆仲尚得抵晤於燕臺易水之上敦敘舊好皆能光大前徽迨國變後魚雁遂杳然矣僕漂泊百泉已逾十載頭闇老世翁分符西華咫尺清光雖不能接席承顏而聲味可通衹聞閒也倒於途次遇老生李權者詢知爲貴治士子藉便附候因有所感自遡

閩鼎革貴治有路海外而不爲之臣且恥與之同姓有理寒石先生諱邑和者當世所稱習遜後一人也僕素未識其人儀其風節尚可齊頭立懦聞其家有老母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有子爲高節不能庇其老母此固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也僕訪其詩文零落尤甚惜之世翁爲聲氣宗盟於此雖持風教之事片言懿行多爲捜輯使寒石之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彰之功亦與之俱永矣令親白仁兄諱夢熊前寄書已報字諗浮沉再錄一稿便希致之

十三日

簡朱蓉月　人生誰能無過患不能改過能改便是超凡入聖之路僕六十年來於海內得二三嚴事之人其初亦不免縱酒比匪之失末路則儼然一聖賢豪傑矣史册上正借重此一流人郎君少年偶有出入何足深督過焉故交零落正須此小友鼓我暮氣耳答問一册佐郎君諸課

十四日

酉華李生來從遊余謂之曰君之鄉予知有兩人焉一李彝石恥與閹逆同姓高蹈海外十年來仰其

風節君宜搜其遺文以傳一 胡芳字爲定與令强項不畏勢力力持清議士民德之曾與予論交彭因簡其述生祠疏文示之蓋鹿忠節筆也

十五日

金陵朱生奉其父命來從遊其父予十年舊友也謂予曰兒子文亦成篇只行誼未立望先生講而教之予曰做好文字卻難不可取辦於一時如求做好人當下立見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只在一憤迅間耳卻不借力於他人也

十六日

勸善一則　我聞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夫何爲如是其汲汲也蓋利善之間辨別攸分不汲汲爲善恐利之念入焉而撓撓至奪其位而侵其權善究不能與利爭故曰亟爲善而已矣善無大小只是合義合乎義雖小亦大也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是尊道君子盡精微道中庸實際處彼英雄人一口道出天資暗合未嘗學問爲善之事不專在費財去人欲存天理此積善根本也或亦有時而費財如養生送死卹孤憫寡果有裨於人心風俗則財正英雄擠世之具豈求學道人

如高景逸黃石齋范質公諸君子亦每拈此作同善會亦强爲善之意也善之量無畛域無古今誠得善字明便見性之所以爲性與人爲善樂取諸人以爲善此是性中作用不待博施濟衆施未嘗不博濟未嘗不衆也

十七日

平情一則　人動嗔人之欺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求我不欺人而已矣我不欺人亦第平其情而已矣世人之狙詐相高詐僞叢生者總之自見其情而不顧人之情一平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

語天下歸無事矣平情自近情始能近情則虎已
不苛亦不遺人以不安此中偶不得

十八日

王蓼航太史發大志願欲以三百金作善事一百件
謀於予予曰公爲善誠勇但不必指定件數無心
觀感之會善念油然而興此無所爲而爲乃真善
也有所爲而爲雖善亦私故爲善先去其近名之
思純之而無念非善也無事非善也由家國而天
下古人由可欲而美大聖神總此善之所周徹綢
亘豈善未積時與善既積後猶有不善之念得入

矣而雜焉者乎公第堅持此念而不令轉則千善萬

善俱從此擴之充之斯之謂至善尚由功過之格

烏足以擬之

十九日

贈李霖九　入城頻借問意在接杯前飲性原無敵

詩情亦自研人云敦古道我謂得機先轉世須風

雅蘇門已有傳

二十日

每入城謁君子爭爲楚歎尊禮殊甚子亦相安而樂

就之或曰山人而頻過士大夫之門似亦不宜何

不設辭以避之予曰貴人非書之所敢恭維歟非
吾之所敢望但諸君自欲敦長幼之節爲救人法
奈何自甘枯槁而阻人之爲善乎我闕日行一善
事或轉一人爲善便是報答宵蒼之實能轉一貴
人爲善其所關繫更大傲然以高蹈自處而謂人
不足當一盼者非仲尼之徒也

二十一日

予少時猶及見鄉俗助葬者以素絲遺之五十年來
不復聞此然某紳於某喪送布一疋錢三千人有
議之者予曰此古之遺意也漢王丹是古來第一

等篤友之人其助葬止於櫝縑一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亦止令寄一縑至鄉焉西征輸麥數千斛助軍有心人不苟爲奢儉中情而已矣

二十二日

兼山堂四評序　兼山堂予數年來與諸子聚會之所也脩脯之暇積有書四種一兩大案錄敘列從古君臣開創守成之事明治統也一理學宗傳敘列從古名儒修德講學之事明道統也一畿輔人物考志不忘其鄉之先哲一中州人物考因寓於其地而思尚論其人焉然不欲荒廢時日借爲諸

子共學之助耳輙成諸子復裒錄其評爲一册存予七十歲後一段功課四種中共計七百餘人予數閱之而翻覺其評之未當也不能當乎一己之心烏能當乎天下後世之心因令其藏之篋中不必示人蓋評人之道所以自評也評古人之身分厚薄非自具身分者烏能評古人之身分不能於古人身分處著眼而第憑人之是非爲好惡則其所爲是非者毀譽而已矣所謂好惡者愛憎而已矣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之有多少渾厚之意又曰衆惡之必察衆好之必察此何如慎重乃

敢自信㠯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學術不明而妄議
此事終不免愛憎毀譽耳是評也既恥徇聲又忌
任聰然亦有聲不能不徇而應不能不任者第不
敢有愛憎毀譽之心若夫才之不充學之不博則
何敢諱也道有升降世有古今人有純駁而天之
所以立天人之所以立人者終古未有變也是評
也治術不必同歸而王學術不必盡符賢聖然
夫已試之途皆後人欲履之路是傚是法是則是
程穆之見我輩誦詩讀書尚友古人之意

二十三日

巖巷過訪夏峯投以詩用韻詶贈　黃菊籬邊木葉
飛白頭何事躡胎微山採月靜門聽鼓趁併霜嚴
客過稱風雅將與來鼎呂冠裳常聚綴衣流留
竟日乏雞黍惜別兒童各款歸

二十五日

從上張振夫名某盡盧司馬第六郎也與色諧多善
氣可謂俊物家司馬之福澤者必是兒不意司馬
逝而六郎亦逝聞其居喪過毀或慟其父之亡而
思倚杖於泉下耶余聞而傷之傷六郎矣不能不憾
司馬耳記此以寄余悲

二十六日

論事一則　古人論事斷不合經事不師古斷不成輕與人爭余謂即有實際本領可以爭勝於言下然與其激言之不如婉言之蓋激則疑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不獨君臣朋友之際父子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取與一則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可苟爲而已也與之當不惜使人感恩亦當使人自愛則負不以一片猪肝累安邑廉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與之道叔世鮮克由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

而已矣交際至此不復懸言

論言一則　鄭元在馬融之門三年不得見而不亟求去以叙鉅誠是人能其說張溫之言實令人驚魂破膽者不能下從曲筵濟州府行元謂之曰天下寇賊雲起豈非黃門常侍無道之故聞此瞿然出通道明公總天下威重居於坐中酒酣召單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叛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徐冠苑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從者謂元不計其人之可言與否而作此深微之論

未免人與言所失余曰不然禍譜不能用而此言

實關撲之存亡使元無此一段大論則一隱士之

流耳

二十七日

渾厚一則　以物讓人者當予之以可受而勿賜人

以不安以度容人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

所愧貽人不安人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此二者非深心閱歷人不知

二十八日

作新鄉縣誌序　將以是弄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

爲世藏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久遠而不廢則史是也孫史而降省有通志郡州邑有邑志其取義皆栽於史亦有與史異者蓋史於善惡無所不書而志者蓋一區之中其山川人物文章風俗之美懼後世之湮淪磨滅而無所傳也志而存之苟其山川之陋人物之惡文章風俗之偷薄而不備皆不書但其所以與史異也然所以存勸懲備觀效使善人喜其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所託取則以懼且悔蓋亦有微權焉世之衰也子孫欲褒揚其祖父而不本乎理道邑之公卿大夫懼盡棺

之無以見書於史也思欲託於志以傳立言者皆莫之拒而不爲又且廹於其情也書其所焉則人情之所難出於是乎志始不實志不實而作志之擢始不尊後有作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其所書非遺則濫遺且濫故不足以行世而傳久遠雖一邑之中其有嘉言善行迨一節之足傳者亦皆湮沒無聞然則受是託者非具識力而能文章鮮能勝任甚具識力者於人之善固不能欺而於人之惡亦無能掩如是則不遺不濫矣苟其言之不雅馴則難以致遠故又在其文辭之工焉蘄縣坦

公先生所稱其識力而能成書者也其邑志雖存

纔中丞真公檄首任先生之手而書志之所詳畧

而一歸於理道既無所遺又無所濫洵洋乎大觀

也哉史家首推班馬皆考遷自作吏議論所徵言

而固察論為漢書不無避忌遷史多依而固謂謗

書其所遺甚在今日無妨今滇所載無諱[illegible]

於下總所徵言則斯也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

風俗之厚於而滇復得託先生行世矣[illegible]

竊過予山居病發先生雅意質文一歲中書凡三

到至焉予曾求人屬有遊譜為予刻之而甬成現

及門子答問數則又爲刻之武林會修中州通志中丞公以予爲託予慮不勝任辭之至再先生與彩書教予曰此係河洛淵源辭何爲也噫予奚辭乎無辭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孫文恭修高陽志亦十餘年始出以示人二三子共其文章識力爲何如也顧予識闇力薄衰老不文辭固其宜今於新邑志因不敢推託曰游夏之弗贊也

二十九日

涉世一則　志君子處亂世而以識爲主不能識微而猥以雄才自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

氣輕羅法網從來有心人以此敗毀者不少得只八

然不能耐

三十日

嘗勸於讀書者講此案牘衙役以詳覈盡然後督將

覈致之一念鋤強護懦不惜觸忤官吏以身殉職

奏覆駁之聲譽皆已然又何疑於今之官乎翻字

遞辦資以理勢之常視之不惟不較甚且助爭取

役省得許多怨尤此是學人大得力處不然一叢

一事粗負而絜長短衡是非與厲疏何以異

丈士有一時之幸而爲千古之大不幸者識微之士

謚曰自知之無佚爽世也撰章帝嚴蒙摩興文蔚
令侍中竇憲請見騶侯竇憲擬發誑門笑嘲謔諡
吾受詔交公遂揖爲上客矣予爲一忠厲下獄
下奉詔而交一生事皆甚奇然憲何嘗入謝謀之
受知於憲也豈非大不幸耶其不與班固同繫者
駰以直諫見疎終不爲私室所有節又賢之矣者
也故從來文士而失身權門者咸一時之私恩爾
褒于古之名誼其所斷之不早耳

十一月

初一日

先儒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近亦有謂一日三分當分一分靜坐者此段功課物欲汨錮氣質躁妄思慮紛紜者皆不能靜坐能靜坐之人容色辭氣之間自無鄙倍暴慢之習出而應事接人自然妥帖中理發而為文章亦復宣明合節靜中之妙非可口頭襲取傳聽夜來有得正得之靜也他人詎乎知之

名利二字沁入人骨髓之中然利之途微利之名猶好名之士猶知避之至名之所中文士與才人更甚東漢節義有以不與黨人為恥者賺巨麗之藝

而借人爲葷眞戲之甚者也愚謂學之道無他只將其名利之根而已矣名利之根淡方可以語不遷語不移語不屈

初二日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一念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目於衆人之中獎訓志類惟恐失一士當時猶有范冉鄙其爲人者誠趣不同好尚如此然正不見爲林宗病顧冉何人見雖自僻亦不可無此人立表俗之中

陳太邱獨弔張讓康對山往詣劉瑾二事同類所謂

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中人後生輩自不無苟且之
見然此等苦膓婆心亦祇可自儆而不必告人若
有矯然好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太邱林宗謚可以無譏而猶有議之者黄叔度一生
醫兒年十四耳一時名賢如荀淑袁閬陳蕃周舉
林宗師之友之叔度何以得此殆其度量必深
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故諸賢盡納於其中而莫窺
其涯際耳史遂一言以蔽之曰遠可謂知言
初三日
士大夫與其謹密甯疎曠謹密者飾邊幅修節次鄉

黨自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止於此一投以艱辭盤錯之會識胆具裂立見窘迫歷觀古來能辦事之人決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投效賢陳同甫輩當有取焉若聖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劉燉有言對雄主非以精神不接此語大有識解無論大成小就有一分精神纔做得一分事業從古異人偉士其姓名功蹟常存天地間者皆當日之精神留之也然精神不可以學而能亦自藉氣發出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之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哉少年識不定膽未堅副老來形衰力薄頹廢壯盛之日精神可爲又多不肯爲不肯爲又無父兄師友督過之以悠忽度暴棄徒花費有用精神曾公明所謂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迷悶萬感可慨三復斯言令人背涑

初四日

聞固安賈生正卿訃音夜備恍不成寐念生以孝行著聞里名聞於京師生與余同學中生從余遊始壬子四十年猶若童稚余居百樓生猶攜其弟姪

子婿依余五年余南來生猶時寄聲問囑爲誄屍
今已矣喪亂不能爲文弔之識此以寄余哀

初五日

題孔懷卷 憶吾兄捐館在己丑予於是冬即南來每一回首登即痛露形影追隨夜不成寐一月猶子皮雅蒐卷寄志予讀未終恍見吾兄握手怡怡動時也題曰孔懷蓼莪之意與棠棣之篇從茲可俱廢矣撫卷泣然

初七日

題謂濱卷 先姊丈槐庭黨魏縣廣文也卒於官舍室

不能歸視許蘭老憐而告於其邑令得襄其事嗣
後復遭四喪含殮且病令遣其子來告哀僭有乞
恩蘭老之意弟念其將離遠方不宜再有請托再
黄父母係貴同年借鼎重備葬處得五七金含殮
得葬瘞其母妻於淺土是即生死而骨肉之矣不
致忘先生致忘兩黄父母之德耶弟不能為力而
借力於知己實愧之然情又不能已可奈何

初八日

明代八子選　三無道人選明代八子彙爲帙程濟
姚廣孝楊善張璁爲一卷方孝孺于謙楊廷和黄

道同爲一卷八子者道固不同品各有異而三無
彙而集之者何也予論其指三無曰天下事非智
不斷非愚不濟程濟知廢廣孝知與善與聰知尋
機之會此四人者人不同而智同也若孝孺四人
者痴忠孳性心血淋漓一往孤詣百折不回祟無
過甚而不如是不成足色四子者所謂愚不可及
也古今人不止此八子舉八子見古今人不甚相
遠也予因嘆天下人知者難得愚者更難得矯此
一輩庸人最難馴伏既聞於端事而又巧於避禍
非得明知人則耳目不闢衆無所適從非得痴忠

人則心志不堅衆無所依歸此三無道人選八子意也二者相提而論仍不出于日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久也夫揚美須瑜言不中竅有志者不服貨利識辯人或品論各藝富於統體處會其神情而以一言蔽之乃見點睛妙手入于藝人各有營衡谷有託觴可因之於人許則三無道人獨出手眼三無道人蓋閉門讀書老而好古者也

初九日

是日冬至合族人修祀事因與其弟姪兒孫聚談飲叙述祖考遺訓以敬誠之

初十日

齊家一則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於內外上下之間然後總計一家根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自無乖戾舛錯之事本源澄澈即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務末滿其源而塞流之滴也豈可得乎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甚易為必其立之之根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者亦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楊椽一一具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

榻前晚菊猶茂忽童折梅入瓶中嚮對有懷爲拈此

何何物茅屋底馥馥生香迷渴當茶種早梅後

吐芳一寄高人讀一稱隱士行衰遲坐相悅儼在

良友傍俗事與俗心恍恍若有亡今當開關以呼

林處士歸

十一日

古人於功名之會多不令終者只是不能除伏居功

居名之心故冒進與偽退皆一念之躁妄役之也

晉魏舒舉孝廉不肯虛稱不就之高及爲已[illegible]時

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襆被而出曰吾即其人也

只是真實不苟到處安閒此大是學問中人

庸人只見己之有能全不見己之有過所以爲庸人

賢人全見己之有過絕不見己之有能所以爲賢人

處事之道才識膽三者缺一不可然識爲甚蓋胸中不先具達識則才必不充而膽亦不堅到臨大事往正因天下未定習氣爲先以滿古之風而當末流之會了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如何能出而肩天下承千古耶

從來以酒色殺人貨財殺人者人不知悔且樂趨之

甘爲其所殺而不悟至於死忠死孝死義以身係綱常名教而立千古亂臣賊子之防御多方以避之吉凶榮辱莫知所辨士大夫知重名節則婦女兒童亦知重之不知有名節則名分名義名教俱無所用之其與禽獸相遠也幾何哉

十二月

竹林諸公縱情於酒以曠達自負蹤其生平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遁跡世事以酣飲爲常作用不同皆歸全身一念出之而遊之一字實求易言山巨源浮沈諸阮之中居世則賢姦共賞居身

則仕隱兼收是大有權術人孫綽嘗鄙之言其仕不仕隱不隱亦確論也王戎一貪鄙巧詐之人耳富貴已極而黃壚數語亟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其肺肝矣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勸進之事將無不可乎叔夜竟以才高識寡不免於禍反不若向子期劉伯倫輩之得以天年終也豈識果不伯倫輩若耶以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以伯倫輩之識以之用伯倫輩之才有餘然其苦心極慮不過曰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矣嗟之爲言悲諸公未可以將就承當也

十三日

易州田治埏適叔安蕭趙又元炎二生各奉其父命

徒步千餘里來從遊

十四日

祁縣劉菖石始菖來從遊菖石劉文烈蕙六公嫡孫

也予謂之曰爲賢者後甚難淑身砥行稍不如其

祖父便難以語象賢光大前人基業此中有多少

苦心妙用在是在子之自勉焉

十五日

謂田趙二子曰學人最怕有成心爲他人是非奪

勝負試看從古來所稱爲忠臣爲孝子者或因而
或以逆或以顯或以微其跡自不能同總求此心
之無愧於君無愧於親而已矣學道之人際天之
途亦自不同總求不謬於聖人而已矣學人豈與
能窺聖人之大本大源然未嘗不有聖人之一節
一目夫子之四友六侍正見夫子之虛公無我無
處非學三人有師有長則急錄之門逕中有長正
有規過之法在是非太明勝負太分兩人以極儱
舌我輩似可忘言矣　做人只在行己上取齊嘗
見有談忠孝甚分明者卻做出極不忠極不孝之

事關然自修不矜名飾行非大有學力人不能

行已之道不在自矜其所長而在日去其所短日矜其長則長即是短日去其短則短即爲長矣

取人之道不在摘其所短而在錄其所長摘其短則長以短掩矣錄其長則短以長掩矣況史册上人與目前人長處卻是其短處短處卻是其長處只在其眼者自取之而已矣

十六日

贈田趙二子　負笈輕千里於今見古人衝寒鬚鬢

歧聯步笑歌頻蔬食貧知美詩書閒覺親庭除仍

樂國天地一風塵

十七日

訓熙千里惠詩有引　千里與予弟嚴美同爲辛酉左忠毅公所選士高才能文數不樂仕進予嚮之久未得晤今因田道二子來謀門惠詩前開其嚮予之意甚不啻予之嚮千里也何以訓之　風昔國士名筆墨極奇峭相隔僅百里未得接音笑今卧共城還十年形影弔別來桂芳氣鬱蔚紫料夜窗一再讀爽然耿相照回想吾子游與君皆年少同入有道籍君高白雲翔際影斷中天鶴紫髮絕

嶠夢思亦有年名德已稱邵何時入深林共聽蘇

門嘯

十八日

寄魏道陛　曾約南來在仲春而今積雪壓飛塵早

梅晚菊欣相待香動江山野水濱

明遊二生爲予言王介祺方壯年鬚髮盡白奇此億

之聞說頭鬚如雪飛傷心時勢日應非蒋沈不是

絕無事定有高人在識微

讀田界埏送弟南遊詩　誰獨無兄弟多君友愛深

好覺四十字托出百年心家學聿追古鄉評可鉅

令雁歸傳我意何日一披襟

十九日

田趙二子來不幾日便思歸去賦此留之 二仲欣承父命來塵氛脫盡好懷閒漫於此日輕言別安樂窩傍有嘯臺 衰遲日夕坐書幃塑耳難聽是與非留客好過殘臘去北山有韭西山薇 北山生韭故一名韭山

謹言一則 士君子當末流之會謹躬率物者潛用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幾寡過焚坑之慘兆於橫議黨錮之禍成於標榜古來名士至於不能

自全之地託身於酒託身於禪以求免於禍恐多
忌之際而猶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與戎口
舌爲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
復申兄盟　邇來談詩者紛如獨於吾丈無間然詩
固有定評耶僕謂非忠孝人不能作詩人淵明子
美深於學故深於詩序中言僕所未言實言僕所
欲言也郡伯知重吾丈其人亦自不俗丈不以私
干更足重郡伯矣伯嚴每作壯遊識力定益進不
知何時方得把臂耳人物衰竭恐其遺纘而廣其
濫未敢輕示人無副本且無清本總憲公以堂上

之身耳目廣書籍富所聞自確尤幸留意得其月
錄與拙輯一一參考之亦快事也揚猶老久不聞消
息使幸一示兒子輩不敢荒其本業就此發問

二十日

五子詩新城張于度果中易州照子思樂府鷄澤殷
伯孝之雞肥鄉李世其楷故城湛無操蕭然與
壽翔元年左畿輔有五子斐然若文揚受知左忠
忠毅恩選士
毅同登有道豈乙丙璫焰烈于虎見依附照子忠
信貧峭崛亦康虎靜穆今鷄澤絕趨者肥鄉予曾
過其廬鶴鳴子欲翔流郎巡多病苛龍猶鋒鍔五
子雖豢養其色無淒涼讀書友古人氣誼何軒輊

張生從予久埋骨蘇山暢餘昔所得士千里遥相望誰謂世運頽丑子老彌殭我爲依此詩留以聞滄桑

二十一日

寄毛晴嵐　滬上一別倏忽五載詩情棋興猶依依在心目關山遊子路所喜爲太君壽言薊門談莊老因無便鴻遂未得寄前所寄發德門盛事自當歷拔嵩替瓚久成廢人絕無好懷安能得句邇因田趙二生遠來倘有數章便借手請教蕺菴先生道狀何似蕭正誼父子十年依昔能無得心便見學

力有張公儀者爲節義之家做鄉親友多識其人必不知可相晤否

二十二日

田趙二子辭歸臨路口占　道在當身無刻離歸而靜對有餘師乾坤雖濶猶鄰逈莫負南來聯步時不解三人必有師出門悵悵果何之工夫簡易無多說好味臨岐話別詩

田趙二生以思親求歸因贈詩於其行沛然隆軒二道翁　各承親命來還以思親去立本在敦倫求仁惟强恕爲節臨征怨熟子莫嘗漫勞荷問情

堅深知有處

二十三日

瓶中梅　誰人折得此枝來插向瓶中細細開忽憶江南香滿地想應春信一般回

二十四日

爲李孔從孝廉作誌文入歲寒二集

二十六日

鹿洞觀自洺干徒行過夏峯口占二絕以示　座祛

憂患古人辭藝祖生平力自持要識天心主汝意

洺干八載足深思　每向前賢審所宜太息若逝

是日良帥君家家學思王敬茅子曾爲賦別詩

二十七日

語諸子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朋友之義也然勸之以必不能從則疏矣規之以必不堪受則怨矣周人隨才非大賢不能

善居己之長者切不可露人之短不露人短則人人皆長矣集衆長爲一長則其所長也不亦大乎從治治以長自見而故以形人薄道也非享福之器

二十八日

崇古堂集五老再申前約入船兩飲酒隨意大家逍

行以崇儉德

二十九日

爲李丽菴孝廉作誌文入歳寒二集

十二月

初一日

爲劉文烈文集序入歳寒二集

初二日

松竹軒三友銘　孔門論友損益攸分其益維何莫

諒多聞予友亦三松竹與梅不受物侵不爲世猜

挺挺歳寒猗猗淇澳馥馥幽香三人不違天之生

物各有鍾英小大偏全賦性含情三友之益取象伊人象則與之而況其真時物行生游神法外木石鹿豕所取益大

初三日

西軒榻銘有引　兼山堂西偏有室三楹南一楹榻僅容二人時有一見相侍寢與北楹一榻可容十餘人遠避親知日夕寢於斯食於斯今且五年矣不意千里外仍得與同人共聚此暮年作榻銘

我有斗室一榻斯設我遠邇接君其食蒲蒻簟粗糲夕得安眠一牀不隔四海為家夜分話昔

流非禪論心達且讀書十年栩悅南州人則昔賢

我雖衰遲實借周旋栩兮栩兮似別有天鷄鳴夜

氣願幾剛愆

初四日

偶拈 是日依客坐中語諸子 乾坤元易簡時物自行

生何逆天何合一情普萬情

初五日

寄萬盟 定與鹿洞儆傍忠節先生孫解元君季子

也寓沼于六年矣與元君咫尺相望以年家之好

俱爲賢者之後似少此一聯此子非庸流也得人

夾助俱成令器借君丈提攜當更殷耳伯嚴如到家亦可引之一過其廬

初六日

讀史一則　漢高與匈奴和親後遂言姓劉氏永平中單于羌渠遣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遂以其衆留漢即劉淵祖也大凡夷人得雜居中國未有不自詡功結者武帝欲使劉淵平吳孔恂楊珧進諫以傷彼之成稱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還也後秦涼覆沒李熹薦彼之一將軍鼓行而西孔恂曰元海若能平秦涼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

雖耳五胡入中國稱帝王智勇絶人固不足怪至
喜經術工文章則異矣猶言名理與中國名士雅
人襟期契集師友相命則又異矣石勒年十四王
衍見而異之曰胡雛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
驍遣收之會勒已去晉之群胡皆犯順僭號惟慕
容廆以王室爲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爲晉臣倔
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仇雪恥之義始終
得爲晉完人石季龍廢石弘而自立弋仲稱疾不
賀戒其子曰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
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

降歸晉歸晉八年始卒中華不幸而有五胡又何幸而胡之中乃有慕容廆姚萇特表而出之

初七日

晨起偶拈·耳聾聞始覺日暇見方則只此無絮係餘生是遣也

初八日

問友人病　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有之自漢宣帝之於太子始太子體不安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其體悉調護有異想此豈尋常姑息之情哉僕思此段妙

理父可以醫子子可以醫父聞體中小極正當以之自醫耳不必向岐黃索藥餌也如何

初九日

諭諸子　士爲知己用爲知己死此最有肝膽之人吾獨惜以一片肝膽誤投於匪人徒深爲千古詬剔漢史稱杜欽深博有謀傲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於大將軍鳳乃陰爲王氏畫策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鷹犬耳若郗超者更甚矣爲桓氏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之知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豈非庸流當子

知學遂至此匪古今影樣不可盡述真中那若大
夫何不自惜而況其下焉者乎

初十日

執行路之人而語之曰汝欺心也彼必不甘受就英
人知士而領之以謹獨彼亦退然不敢自承夫不
甘受者何心而不敢承者又何心也此豈有真假
耶盡本心元不自欺行路不甘受可驗人心之背
有戒懼工夫即須臾不離道之君子到底無欲乎
之時彼自謂能謹獨者皆所謂將就冒認者耳

十二日

客至　七十七年一病身何緣千里客來頻村深車馬人驚見廬我尊空甑有塵　謾道貧家少送迎生平氣誼喜嚶鳴蘇門片地猶清靜澗月山雲可締盟

十四日

是日爲予誕辰宗族鄉黨親故猶不遠而集者約百五十人　夏峯非海屋客較舊年多爲我耄仍健懽腸發浩歎

十六日

談長益過訪夏峯　美人天際迥何意一幽尋涯穆

識山靜淵藏愛水深好將黃菊采託出自雲心莫
漫輕言別霜威到處侵　何方是樂土容我老蘇
門客久安耕鑿村深長子孫但知務蠶桑豈愛薜
蘿尊家國關心事君應善處屯

十七日

長益夜遊泉上　別有看山眼何妨入夜游月明風
氣合人靜水聲幽嶺伴聞孤嘯源窮發隱憂衰遲
艱策杖獨坐意悠悠

十八日

如爾卷引　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子不生愛麗

澤之益故於其歸也概不敢忘甲辰以前有草堂藏稿一刻甲申以後至出門交一綱皆數卷詩文尺牘俱藏篋長兒再尚未讀已十年矣今始得把臂聯牀論人論事片言微中而潛藏不露才鋒夏出風晉所同之外因彙其所贈詩為一卷標曰鄰蘭宛者晨夕相對也

十九日

送長益過長垣兼訂明春泉上之約　余詩且未歸

跂手陶然滿酌尊中酒念君十載意何殷倏忽言別情難剖別懷離緒總堪删戶外白雲戀故山一

山雲暗衆山拱應待高人盧其間廬在山中隔世塵自從多難敢逃秦羨君萬里乾坤眼孫鄧臺遊與結隣隣有泉聲伴鶴猿碑無華字自金元與君共作牆東避況復咫尺是長垣長垣前輩李司馬遲遲漢名避朝爵近代都公父子淵屈指文壇推大雅雅風屢起見斯時家國雖殊歸未期來歲桃花漲源水恐君溪外問津遲

二十一日

夢中得詩二句醒足成之不知何題以意會耳　合行初出日酒散未歸時若向曲從得悔尤無樹遲

二十二日

夜寒　入夜風威透骨寒推兒烘火哭衾困思老

一多無系安解乾坤位背心

二十三日

迎春日東三無道人　衰邊無力斷禁思尺相望

過訪黏說與道人休依泰立春三日擱春盤

二十四日

立春　春在何方好去尋東郊車馬簇如林誰能識

得乾元意盡洗浮游忿慾心

二十五日

媚神一則　世俗媚神無所不至愚夫婦不足責而讀書士子亦迷而不悟習俗移人良可嘆也左傳晉趙嬰夢天使謂女祭予予福女[illegible]士貞伯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斯言也是大學開人看福禍分量甚精斷人過分之想

二十六日

有友索聯題云　何非門是寡過門功非即過耶胡可議也自是門非於功門過是也功也異是特乎

二十七日

答藏友　歲事不敢違格例先致一芹恐茲往返犀

騷且手教真切不敢不拜亦不敢往報唯有悲感

而已

二十八日

春聯　歲月遷流人易老陽和絪亘世常新　人與

乾坤響春從肺腑生

二十九日

唐虞事業始自雍睦克[illegible]塏外王皆從此處著手共以

示同志　依聖端并御額上尋春君在與校頭並

合一書無交論[illegible]人唐虞三代留

示諸子十一則　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甚是吕爲一歲之終一歲所爲或有愧無愧各宜細加考問行事無愧者爲君子爲善人欺僞半焉者利害之間者也有欺而無僞人斯下矣或內多欺而強襲於外貌之不疑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究竟何益雖比下焉者更加一等還自爲君子只是欲寡過欲寡過全在知非我雖不得爲君子者平昔原無欲寡過之心一味飾非自絕其君子之路此夕爲一年之結局結局得乾淨明朝爲新歲又始振

好舒眉展眼安穩度日此夕有積愆新年增愧色
矣

是日爲宗黨丁娶婦

己亥除夕一姻友兩門人兩從弟七姪五男六孫從
孫十二曾孫一長幼共三十六人得四絕　家世
燕南易水傍客中除夕十星霜非貪此地人情美
天意偏教輕去鄉　堯夫亦自范陽來安樂窩邊
有嘯臺二老精鄰休棄我各人生面各人開　七
十七年旅病身尊開此際喜同人暇論世事堪與
老不必桃源更問津　元運只從此際尋古人灑

謊看何深好將方寸幾微地託出空明續古今

[illegible][illegible]錄存卷之十二終